知味

九里香

♣ 余继聪

九里香，也俗称破土叶，是一种藤蔓类草药，它的叶子很像苹果叶子，芳香扑鼻，乡村女性一辈辈都习惯采它来熬水洗澡洗身子。

每年端午节，乡村人除了采挖菖蒲、艾蒿等草药回家驱邪避害，驱除蚊虫，还会采摘些九里香来给成年女性洗澡，一般也就是女性们自己悄悄采摘一把九里香，于午后家里没人的时候，或者深夜，悄悄刷洗大锅，把芳香的九里香放进大锅里，熬煮一锅九里香水，倒进大盆里，坐进去，一边嗅着一缕缕随着水汽飘逸起来，萦绕于屋子的九里香芳香，一边抹洗她们女性的身子，此时她们偷得浮生半日闲，也会欣赏她们自己女性身体曲线、肤色、光泽的美丽，也会让一缕缕芳香飘逸进入她们幽密神奇的后花园。

沐浴熏香乡村女性的身体，让她们恢复更加迷人的魅力，九里香功劳不小。乡村女性也是健康迷人的，她们的美丽，由于长期辛苦忙碌，尘土满面，由于女性的神秘后花园无暇濯洗，因此被蒙蔽，被困扰，她们脸上常带着痛苦烦忧。此时，夜深人静，她们抹洗干净一身的尘垢，抹洗杀灭了可能有的细菌，恢复了昔日的魅力，显得更加美丽迷人了。

乡村女子们绝对不只是用芳香妙曼的九里香来沐浴熏香，杀菌消炎，我总觉得它还是不知道用香水，或者说用不起香水的乡村女子自己配制的一种很奢侈而又很平常的土“香水”。我喜欢这样的、土土的香水的味道。

我的母亲，一个地道的乡村女性，从来不曾见过什么香水，更不曾用过，地道农民的父亲也从来没有给她买过，母亲自己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用什么香水。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母亲除了经常辛苦劳累，汗香扑鼻之外，每个月也会有那么几天，突然芳香扑鼻，身上飘逸着我最喜欢闻的这种神秘的乡村香草的味道。

每每此时，母亲总是显得更加青春美丽，显得心情很好，精神很好，很迷人。那时我的母亲还很年轻，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长长披到屁股后面，但是由于辛劳忙碌，有时会沾满草茎庄稼叶，有时会落满灰尘，我想母亲生育我的神秘花园，也许也忙得顾不上有微生物细菌侵犯，顾不上这些折磨和困扰。不过，每月抽出这么几天，母亲趁我们睡下后的夜深人静时分，或者趁午后我们上学去了、家里无人的时候，熬煮了巨大一锅使满屋子生香，使满院子生香，使满村子生香的九里香香水，幸福惬意地沐浴熏香着她疲劳的身体，那一分钟，恢复了美丽的母亲一定是很惬意很幸福很骄傲的。试想，有哪一个城市女子能够像她一样，能够像我们乡村女子一样享受这样一大盆的香水，能够用这样一大盆香水来沐浴熏香，能够像我们乡村女子一样享受这样一屋子一院落的芳香？

我总觉得，像我妻子这些城里的女子们现在用的，用高级的、小小的玻璃瓶子装着的什么玫瑰味道的、其他味道的香水，即使是闻名全球的法国香水，味道也没有那时从我母亲身上飘逸出来的九里香味道香。那是一种苹果味道，又不是苹果味道的芳香，似桂花味道，又不是桂花味道的芳香，是一种陈香。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全身起了龙浆大疱，担心感染到我，母亲着急得大哭，外婆就采回许多九里香，用九里香熬煮了大锅的香水给母亲洗浴。之后，我母亲全身的大疱慢慢就好了。应该说，我得以健康成长，九里香功劳不小。

滇中的一切草药中，我最感念，感情最深的就是这名字土土的九里香。

文化漫笔

宋书并非以丑为美

♣ 盛大林

当代“丑书”代表人物之一的沃兴华先生在《“丑书”是“俗书”的天敌》一文中，将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的书法归入“丑书”之列。他在文中说：“在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带领下，掀起了一场以‘丑’为美的创新运动。”“宋代创新书风以‘丑书’反‘俗书’，煞住了‘二王’书风的继续滑坡，将书法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苏、黄、米、蔡被称为“宋四家”，是宋代最杰出的四位书法家。他们中前三位的书法都是“丑书”？相信很多人都会大跌眼镜。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的书法美学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情感、个性力量的日益强大，突破了侧重理性规范的“中和”美原则。书家们力求充分抒发富于个性的情感，只要能抒情遣兴，可以不拘美丑。传统的形式美规范被打破，宋人的书法不再含蓄蕴藉、体严法备。在“尚意”的潮流中，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三人，理论上相互唱和、实践中各出机杼。他们的书法欹侧怒张，不合前人的法度。与“二王”的“志气平和，不激不厉”和唐人的“修短合度，备极楷则”相比，苏、黄、米的书法在“形”上确实不太美，甚至有些“丑”。

苏、黄等人的离经叛道之举，当时也招来了很多的质疑和批评。黄庭坚说苏东坡的书法是“石压蛤蟆”，苏说黄的书法是“死蛇挂树”，两位好“基友”的相互“嘲笑”，其实就是时人对他们的评价。甚至几百年后，二人的书法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明代著名书论家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就说：“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嬉笑怒骂，满是不屑！面对质疑，苏、黄自是不服。东坡诗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还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椭。”“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他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不能用僵硬、固定的标准来衡量。黄庭坚一再为苏书辩护：“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今俗子喜讥评东坡，盖用翰林侍书之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貌，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顰，虽其病处，乃自成妍。”他甚至对批评者反唇相讥：“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苏轼对黄书也不吝溢美：“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米芾则称自己的书法：“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其诗曰：“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书法以秀润名世的清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都说：“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唯米痴能会其趣耳！”董认为米字是“以奇为正”的。因为强调意趣，所以不计工拙。

苏、黄、米的字虽然不“工”，但基本的法度尚存。宋书中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美中之“丑”，是个性张扬、意趣追求中的伴生品。他们不是追求“丑”，只是能容忍“丑”。他们的“丑”是有“度”的，其字法、笔法、章法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底线。苏、黄只是认为，只要意趣酣足，字丑一点儿无伤大雅。这与现在“丑书”的刻意造丑不能相提并论。苏、黄、米的字是“文”的，“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而当代的“丑书”是“野”的，粗头乱服，污浊满纸，“正如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俚词，游行村市也。”这一点，只需把苏、黄、米的书法与时下的“丑书”放在一起，就会发现此“丑”非彼“丑”。事实上，时人批评“丑书”，也从来没有把苏、黄、米等人的书法包括在内。

那么，“丑书”论者为什么要拉上苏、黄、米等人呢？无非是拿他们做“挡箭牌”！别人一批评“丑书”，似乎就是在否定苏、黄、米。因此，若不厘清“丑书”这个概念，争论就如同“鸡同鸭讲”。言恭达先生在《对当下中国书法的三个反思》一文中对“丑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所指的‘丑书’是脱离书法艺术创作本体规律与汉字结构规范，无视笔法等书艺‘基本法’，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粗鄙恶俗，狂怪‘出新’的不良现象。”我觉得，这个界定是符合大众认知的。

伊莎贝拉（国画） 吴永波

骏马奔腾（摄影） 孙建辉

新书架

《帝王业与百姓家》

♣ 新 华

本书是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生前所著，他从独特的视角解读《史记》，深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可谓集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体，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独树一帜。

在日本历史小说创作领域，陈舜臣与司马辽太郎并称双璧，也是日本文学史上首位“三冠王”。陈舜臣以其博学多识和丰富的想象赢得广泛赞誉，一次次掀起日本读中国史的热潮，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可以说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他的作品常常反映了大气度、大胸怀，呈现无国籍的宏观视野。

这部《陈舜臣说史记：帝王业与百姓家》以《史记》记载的史实为依据，以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了商朝至汉朝的历史变迁和王权兴衰，全景式地再现了武王讨纣、吴越争霸、卧薪尝胆、屈原投江、合纵连横、荆轲刺秦王、楚汉相争、司马迁忍辱负重撰写史记等一系列历史故事，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宏图。

商城钟鼓

小人书店

♣ 任进书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郑州市的男童最喜好往来于小人书店。

当时郑州市有许多家小人书店，我印象最深、最大的是位于郑州市太康路北与人民路西交叉口的太康路小人书店。

小人书俗称画书，雅称连环画。我当时是郑州市北下街小学的学生。那时候学生下午放学早，学校离太康路小人书店很近，所以我最喜爱去那里。至今还记得走进小人书店，黑色的长条凳子有十几排，上面坐满了低头阅读的男童们。正对着大门的墙壁前是几个摆满小人书的层层叠叠的书柜。当时租借拿走看，押金是该书的2倍，一周后退书时返还；店里租看，1本是半个小时2分钱，店里一次租看3本的，优惠价为2个小时5分钱。店里一次租看6本的，优惠价为3个小时1角钱。我就是在这个小人书店，阅读了《红孩子》《小兵张嘎》《鸡毛信》等革命传统教育小人书；第一次和中国四大名著有了亲密接触，当然我最爱不释手的是《西游记》小人书系列了。那时候我家穷，但爱看小人书的愿望很强，于是就自力更生挣钱。主要倚靠三捡拾：捡拾一个牙膏皮可卖2分、捡拾一斤橘子皮可卖1角、捡拾一斤烟头去纸皮晒干可卖5角。当然也有父母亲对我学习成绩优秀的奖赏。我挣来的零花钱，基本上都奉献给这个小人书店啦。店主是个老头，总是一身黑衣衫，一把折扇一年四季拿在手里，开店时他就坐在黑色三斗桌前，眼睛来回睃巡，时不时用温和的语言，催促已经看完的孩子们该交书走人啦。并常常用折扇指向超时限却悄悄地相互交换着看画书的男孩：“你……你……你，还有你，早就过点啦，赶快交书走人吧。”由于我经常光顾的原因，店主从未撵过我一次。

1966年8月，大破“四旧”席卷郑州。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去这家小人书店看书。不料，却看到店门口成百上千的小人书横七竖八，被一群红卫兵（大男孩）点燃，瞬间熊熊燃烧，店主老头的脖子上挂着“黑帮”的大纸牌，站在三斗桌上，面朝火光低头认罪……

我不忍心看那自己非常喜爱的小人书被烧毁，就从火堆旁捡了一本，恰巧被一个红卫兵发现，照我屁股上就是一脚，还威胁道：想当小“黑帮”！吓得我赶紧把捡到的那本《西游记》系列的“三盗芭蕉扇”的小人书扔进火里，匆匆跑开。从此小人书店人去店空。如今，网吧遍布大街小巷，是不是小人书店的“凤凰涅槃”呢？

微型小说

工 钱

♣ 侯发山

已经连续五个月没发工钱了。这在往年是没有过的事。过去，不管工程是否完工，不论甲方是否结算，包工头张虎每月都会按时给大伙发工资，从不拖欠。这一点，曾有人给张虎开玩笑，说像他老婆身上来那个一样准时。

前段时间，工友们曾问过张虎。张虎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大伙把心放到肚里，年底我给你们结清，分文不少。”

张虎这么信誓旦旦一表态，大家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平时张虎待他们不薄，况且他们又都是一个村出来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说实在话，工地上管吃管住，张虎给他们发洗澡票、理发票，也不需要什么钱。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私下里，还有人发泄着不满。陈恩说：“张虎说不定把钱存起来吃利息呢。”王山说：“将来张虎要是卷钱跑了咋办？这事电视上没少报道过。”陈恩说：“借给他个胆他也不敢，他若那样做，他的老婆孩子，还有老娘，咋还在村里混？”王山说：“担心他拖来拖去拖到最后，拖得大家都没脾气了，象征性地给几个了事。”

“少一分试试！”周林晃了晃手里的瓦刀。那架势，若是张虎在跟前，说不定会一刀砍了他。

他们发牢骚也是有原因的。这地方是个城乡接合部，离城市远那么一截，有生意头脑的就在工地附近弄个铁皮房子，经销烟酒、水果、劳保用品，还有小吃、饭店，打着理发旗号，干着其他行当的也有五六家。王山在“等你来”洗头城认识了干足疗的小青。有好几次，小青提出要给王山按摩，费用也不高，一次一百元。王山有心让小青按摩，却因囊中羞涩拒绝了。

陈恩呢，认识了“不见不散”发廊的小美。陈恩下了班就往小美那里跑，两个人眉来眼去说说笑笑的，很像恋爱中的男女。有一次，一个客人在理发，见到两人的热乎劲，忍不住问小美：“小美，是你男朋友啊？”小美咧了咧嘴：“没给我买过一件衣服，没请我吃一顿大餐，我的亲哥，你说算不算？”羞得陈恩站起来就走，有心再去，没好意思去。

铁皮房子中有个麻将摊。周林爱打麻将，飘雨落雪了，工地上没活儿，他就往那里跑。有一次，他忍不住上阵跟人较量，本想赢个百二八十的当作本钱，谁知道，第一局就输了，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只剩下裤头。他盘算着，等过年开了工资，一定好好赌一把，挽回自己的脸面。

类似王山他们的，工地上还有几个。往年，他们都没少在这方面消费。因此，他们对张虎不给发工钱，别提心里有多恼火了。恼火归恼火，但也没办法。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年关。

私下里，周林给大伙出主意：“到了年关他再不发，咱就集体上楼自杀，看他发不发？”

陈恩说：“不妥，这么做也是违法的，咱就找媒体曝光。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农民工工资……”

最后，大家都觉得陈恩的办法好。

这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张虎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开了个会，作了简短的总结，说了不少拜年的话，然后给大家发放了返程的火车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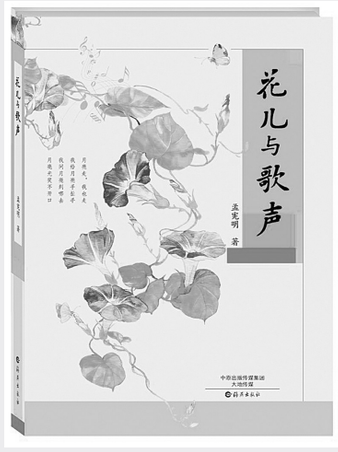
看着手里的火车票，王山憋不住傻愣愣地问：“工钱呢？”

张虎呵呵一笑，说：“工钱已经给你们寄到家里了，包括这几个月的利息，估摸着这时候你们的父母、你们的老婆孩子应该收到钱了。”

陈恩当即拨通了老婆桂花的电话，似乎要印证张虎的话，故意按了免提，没等他说话，只听桂花在电话那端兴奋地说：“死鬼，收到工资了，比去年多了三四千呢……啥时候到家？我给你包你最爱吃的扁食。”

闻听此话，大伙儿都哈哈大笑起来。旋即，那开心的笑声响彻在工地上空——不知道谁提议的，他们把张虎抬起来，使劲往高空抛——这是他们喜欢一个人时，最朴素的表达方式。

连 载



“好，想想办法，你想想办法，我也想想办法！”

吴老师继续说：“我的意思，其他班我不管，六年级一定不能放羊，一定不能受影响。小升初考不出好成绩，我们当老师的脸上无光是小事，对不起孩子啊！这是良心活！”

范校长站起来，说：“好吧，六年级可以少学，但要是一点儿不学也不对吧？连首歌都不会唱，以前可以，现在恐怕说不过去了。我是给县局的唐主任保证过的，要提高全校师生的素质呢！”

“好的校长，我的意见反正都表达了。多少年没有音乐老师，也没见大家的素质差到哪儿！”吴老师说过，扭脸走了。

看着吴老师离去，范校长再次坐下来，灵感没了。他使劲皱起眉头，想把灵感追回。

2

贾成钢一直思考着怎么样“哄”学生。今天是作文课，他找到了“哄”的方法，就有些小得意，他想试一试，看他的“哄”究竟效果如何。贾成钢大步走进教室，本该范梅喊“起立”，大家接喊“老师好”，没想到何用功猛一嗓子：“贾老师，你啥时候去面试啊？”

同学们哄地笑了。

贾成钢不笑。贾成钢说：“大家都坐下吧！谢谢你关心我！”

同学们坐下来。何用功还想捣乱，但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话语。

贾成钢说：“我们这节课是作文。作文是语文能力的综合表现。平时要注意多认字，多掌握词汇……”

何用功捅一下刘健飞。刘健飞回敬他一捅。

贾成钢只当没看见，接着说：“我说一个字谜，这个字平时很不好认，但是我相信，只要听一遍这谜语，你就终生不会再忘。”

课堂静下来，等着听这则终生不忘的谜语。

何用功和刘健飞也都坐好不闹了。

贾成钢自信起来：“一点一横一大甩。拐个弯，甩两甩，拐个弯，甩两甩。左一甩，右一甩，一甩一甩又一甩。”全班都让他“甩”笑了。

何用功大喊：“贾老师，这是个啥字啊？”

“你猜呗！”

“‘左一甩，右一甩，一甩一甩又一甩’，你甩了那么多甩，谁能猜着啊！”何用功说。

同学们又笑。

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廖”。接着，又比画着讲了一遍。

“啊！”同学们高兴起来。

“不会忘了吧！语文没啥难的。作文没啥难的。只要我们多认字、多掌握词汇和技巧，我们就能写出好的作文。到会考的时候，别的学校比起我们滩涂小学来，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马大娘见了冯大娘，不是差一点儿，而是差两点儿了。”

“马大娘见冯大娘，怎么就差两点儿了？”何用功不太理解。

贾老师不理，在黑板上写出“马、冯”两个字。

同学们哄地又笑。

“好吧，写作文！我们今天的作文题是：我的理想。请同学们好好审题，多用词汇，写出好文章。”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作文题。

手机忽然响起，贾成钢连忙走到教室门口：“我是我是……好好好好……我重复一下你看对吗？十九日上午九点面试，地点在邮政局三楼会议室……好的，绝对！”

“贾老师，你的理想是不是要当一个邮递员哥哥呀？”何用功很大胆。就是即将卸任的总统也没人再当回事，更何况是一个老师。

贾成钢搓着衣领，说：“我的理想是搞自动化。我只是坐在家里敲一下键盘，飞机就在天上飞了，火车就在地上跑了，地里的庄稼自己就丰收了……可是现在能当上个邮递员就不错了！不敲键盘了，我自己亲自跑吧！”

“贾老师，”这次是范大强，“实现不了理想你是不是感到难过呀？”

“不是难过。是……”贾成钢斟酌了一下，“是遗憾！”

“那，你还想不想实现你的理想？”大强问。

“咋不想？做梦都想！”

范大强说：“对不起贾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你准备咋样实现自己的理想？”

贾成钢挠挠头皮：“先上班，自己养活自己。然后，然后有机会了再读书，搞研究！”

“贾老师，理想要是实现不了了，有没有理想不都是一样了？”这次是刘健飞。

“嗳？那可差远了！有了理想，你的人生就有了方向。比如你的理想是上北京，你就知道了你的一生应该往北走，最后可能没走到，但离北京也不远了。如果没有理想呢，你就是瞎走，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南，一会儿往北，你也可能走到北京，但那是瞎撞的。你也不会有实现理想的快感……”

“瞎撞就瞎撞吧，要是能撞到北京也行！”刘健飞说。

“同学们快写吧，不要乱说话了！”贾成钢大声说。

同学们低下头写起来，贾成钢老师在过道里来回走着，不时回答学生提出来的问题。何用功忽然问：“贾老师，喂猴的那叫啥理想？”

贾成钢问：“啥？你的理想是喂猴？”

“就是、就是我天天喂猴……”

贾成钢一时未解：“喂猴？在哪儿喂猴？”

“就是、就是在动物园里，我拿着猴食儿，猴一看见我都欢蹦乱跳。”

何用功看着老师，表演着猴子的快乐。

“那叫动物饲养员。”

“好。”何用功应一声，就趴在桌上写起来，“人害羞的时候脸红。猴一害羞，就红屁股。有意思吧？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动物饲养员，专门喂猴。我要把猴喂得会叫我的名字。它们一见我就喊：‘何用功！何用功……’我就给它们一点一横一大甩，拐个弯，甩两甩，拐个弯……”笔又不下水了，他使劲地甩了甩，又写。

范大强不再说话，埋头写着：“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会断案的神医，像济公那样地神奇，既不让人生病，也不让人受委屈……”

紧挨着何用功的是刘健飞，他写了一句“我的理想是开汽车，开一辆……”就写不下去了，他推推何用功：“啥车最好？”

何用功又甩笔。

“啥车最好？”他又碰何用功。

何用功伸头看一眼他的作文，说：“最好的车？好像叫啥拉克，是伊拉克？”

刘健飞问：“宝马咋样？”

“宝马不行。”何用功很有把握地摇了摇头，“你写桑塔纳吧，我爸一直说，想买个桑塔纳，又便宜又便捷。”

“哎呀，做个小买卖，能买啥好车！”

“也是。要不……”何用功使劲想了想，“发死它！我听电视上老说这个名字。发死它，肯定好！”